

強盜師爺·野馬僧人

張大千離奇古怪的命運，彷彿是經過上天「捉狹式」的安排，在別無選擇的狀況下，當了一百天的強盜師爺；但卻是在自由意志的驅使中，遁入空門，又作了一百天的和尚；這兩個「一百天」，對他一生一世的做人處事態度及觀念，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。

一生豪邁不羈，豁達恢廓，講話俚俗不避，交友首重義氣，揮金如土，毫不在乎的作風，有時幾乎跡近下層社會的粗野之人，這些大約就是張大千在強盜窩裏那一百天耳濡目染的結果；而他閒雲野鶴，看山看雲，種竹蒔花，畜猿飼狗，好像是摒絕人間煙火氣息的生活方式，以及追求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藝術修養，把傳統的堂皇華彩，發揮至虛無縹緲的境地，一言一行，一舉一動，充滿禪機也符合了禪意，這些隱逸高潔的作風，又都是張大千出家當和尚一百天中，親炙得道高僧營款，所受到的潛移默化。

張大千原本是在張氏家塾中就讀，多由大姐璋枝親自教導，十二歲那年生了一場大病而輟學半載，第二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三月間，這位惟一的姐姐熱熱鬧鬧出嫁了，不意八月間即因病不幸誤服藥物而香消玉殞了，姐姐的死對於剛剛懂事的張大千，是一項嚴苛而無情的打擊。爲了轉移他的情緒，遂被送入天主教會學校去住讀，如是三年過去了，又被家人送往重慶的求精中學繼續深造；由於小小年紀，離家遙遠，思鄉懷親，無時或已，因此過了不久便又轉到鄰近的江津中學就讀。

重慶乃水陸交通的要衝，貨物集散的樞紐；求精中學師資優良，設備完善，而以學問自詡的張鹿秋獨力所創辦的江津中學，自然無法與之相提並論；所以在江津中學只讀了一個學期，便又轉回求精中學去繼續攻讀。那是民國初元，袁世凱的皇帝夢被羣起反對的浪潮擊得粉碎；軍閥割地自雄，四川也在一片混亂之中，強盜土匪四處虜掠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一夕數驚。

四川地界，幫會盛行，身爲「大哥」的「舵把子」一言九鼎，形成了社會上的一種潛在的安定力量；當北洋政府亂成一團的時候，蜀中地處偏遠，鞭長莫及，土匪強盜趁機蠶起，幫會的力量也受到了嚴重的挑戰與考驗。他們經常搖頭嘆息着說：「江水渾得很，哥子們抓不開！」意思就是說：「局面亂得很啊！弟兄們實在罩不住呀！」

四川人管土匪強盜叫「棒老二」，而「棒老二」又把維持治安的民團部隊叫「爬殼」；土匪強盜的威脅函件與勒索書信的執筆人，稱作是「黑筆師爺」，擁有多少槍桿子，叫作多少個「筒筒」；銀元叫成是「賴兒腦殼」，因爲銀元上面有袁世凱的鏤像，袁世凱頭頂光禿禿的，好像是賴子不長頭髮一樣，所以大夥兒都管銀元叫「賴兒腦殼」。

最高官階准尉司書

說是俘虜也好，說是綁票也成，總之張大千在十七歲那年，也就是民國五年的夏天，被一夥強盜挾持

脅迫，曾經當了他們的師爺，後來輾轉被軍隊收編，張大千又變成了連隊的「司書」，「司書」比「文書上士」稍高一級，算是「准尉」的階級，如果說張大千的一生也作過官的話，他最高的階級就是「准尉」了。

本來在每次的寒、暑假，都要由在重慶福星輪船公司擔任重要職務的四哥張楫，經過妥善安排，一邊護送，一邊接應，把心肝寶貝似的張大千送回家裏度假省親；這一年也許是他認為自己已經長大成人了，用不着再費如許的周章，也因而等不及家人的安排，在思家心切的衝動下，聯合了八、九個順道的同學一起結伴還鄉。

俗話說：「家中無財寶，不怕賊上門。」張大千一行雖然知道此番回鄉道路不寧，然而身上不帶值錢的東西，再厲害的強盜也莫可奈何！他們採取的辦法十分別緻，一站一站的向前走，一站一站都有人到家，住宿飯食既不成問題，每一站只向到家的同學父母要一塊「賴兒腦殼」，供作翌日路上花用，即使是路上遇到強盜，眼看幾個學生娃兒，無油水可撈，也就會懶得同他們囉嗦而放他們一馬。

他們的辦法果然十分靈驗，由重慶都郵街出發，第一天傍晚到了白市驛的一個同學家裏過夜，第二天一早要了一塊「賴兒腦殼」繼續上路，晚上到了丁家墩，第三天又在永川過夜，三個同學都平安抵家，他們只賸下六個人了；第四天他們走到郵亭鋪附近，終於遇到了強盜攔路搶劫，在他們六個人的身上東搜西摸，榨不出一點值錢的東西，最後看上了張大千褲腰上的一根皮帶，遂扔給他一條麻繩繫腰，而強取豪奪

的扯下了他的皮帶。

這一天真是緊張萬分，前前後後總計遇上了四次強盜搜身，每一次都有驚無險的過去了，他們暗自慶幸他們的高明設計，已經發生了神奇的效果，裝成一副窮學生的模樣，那裏有被搶的資格，還真的一次又一次的把強盜們都騙過了，正在暗自得意之際，想不到當天夜裏就出了天大的麻煩，甚至幾乎送掉了性命。

四川人把「閒談」或「聊天」稱作是「擺龍門陣」，張大千喜歡同親朋好友們「擺龍門陣」，話匣子一打開便天南地北的滔滔不絕，尤其談到土匪窩裏這一百天的經過，更是繪聲繪影，活神活現，使人如同身歷其境，替他捏了一把冷汗。（也是四川人的謝家孝自然聽得格外真切，在其所著的「張大千的世界」中，曾經記述得非常詳細。）

土匪綁架迫任師爺

岔兒就出在郵亭鋪，六個學生娃兒經過了一天的驚悸折騰，又渴又餓的暫息於一座教堂的石牆腳下，因為白天裏民團在這裏打死了兩名土匪，整個小鎮陷入了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的驚恐之中，雖然時序正在盛夏，但到處卻是一片蕭瑟與淒寂。

果不其然，夜半時分，槍聲大作，殺聲震天，成羣結隊的土匪蜂湧而來，哭的哭、叫的叫、殺的殺、

逃的逃，一時之間真像是到了世界的末日。六個學生娃兒那裏見過這種陣仗，慌亂之下四散沒命的奔逃，子彈到處飛舞，張大千後腦殼上曾被流彈擦傷，仍然不知痛楚的狂奔逃命，但是白天已經疲累不堪，而且滴水未進，終於精疲力竭的摔倒在地，被強盜按住，反綁了雙手，高聲叫道：「我們又捉住了一個爬殼！」另有眼明的強盜糾正道：「不是爬殼，是學生娃兒！」

強盜們在郵亭鋪瞎搞胡整了一天，入夜以後便攜帶着搶來的財物，押着俘虜，一脚高、一脚低的落荒而走。張大千清楚的記得這天是五月三十日，正是沒有月亮的夜晚，四週黑漆一片，不知走了多少路程，天濛濛亮時，才在一處大客棧裏歇下腳來；這裏已經不再開張營業了，看樣子就是強盜們的巢穴，事後才知道這裏的地名叫作「千斤磅」，強盜頭子叫作「老跳」。

老跳眼看這個學生娃兒白白嫩嫩，留着西裝頭，穿着綢衫，心想他家裏一定很有錢，於是叫他寫信回家，要拿出四千個「賴兒腦殼」來替他贖身。

等到他萬分不情願的寫好了一封「家信」後，強盜頭子又看中了他那一筆黑大光圓的字跡，嚷着說：「這個學生娃兒寫的字好溜刷！我就留他做黑筆師爺好啦！爾後有個什麼文字上的來往，也能替我們壯壯門面哪！」

張大千自然是不肯答應，另外一個土匪頭子，好像是二當家的模樣，怒目圓睜，一拍桌子大聲的開罵道：「老大瞧得起你，是你祖宗積下的福氣，再要狗坐轎子，不受人抬舉的話，乾脆把你斃了算啦！」

就這樣張大千由階下囚變成了座上客，不但有吃有喝，而且行動起來還有兩名強盜爲他抬轎呢！路上遇着放哨的土匪，搞不清轎子裏坐的是什麼人物，都像模樣的向他舉手致敬，張大千談起這一段，表情真是天真極了。

上了賊船做個雅賊

這幫土匪是屬於「龍口老二」的幫派，真正的頭兒叫「老畢」，居然送了他一對象牙圖章作見面禮，而且也頗爲禮遇。後來因爲「水漲了」，也就是軍隊大批來圍剿他們的意思，一夥強盜倉皇轉移陣地，不知怎麼搞的，張大千像是一件物品似的被送給了另一個名叫「老康」的土匪頭子，「老康」有個妹妹對張大千頗有好感，還親手做過一雙鞋子討好他呢！大家以爲這個師爺馬上就要當他們的姑老爺了，所以都格外對他巴結。「老康」對張大千非常照顧也非常尊重，而且也十分講究義氣，與其他的土匪似乎大不相同，達觀、灑脫、豪放、勇敢，講起話來聲若洪鐘，作起事來說一不二，幾次救張大千的性命。雖然他是個土匪頭兒，但在張大千心目之中，一直到老，提起這個人仍然是十分佩服的。

在土匪窩裏，張大千也被迫跟着大夥兒作了一次沒本錢的買賣，他搶到手的東西卻是別人不屑一顧的一套「詩學涵英」，別人說：「書與翰同音，是犯忌諱的，值錢的東西那麼多，幹嘛獨獨搶書呢？」張大千後來向人解釋說：「迫不得已上了賊船，也要作個雅賊呀！」

想不到這部「詩學涵英」，竟然作了他一生寫詩的啓蒙教材，後來又經過一個「肉票」的指點，據說這個「肉票」是個白鬍子的老頭，在前清還點過進士呢！切磋琢磨的結果，張大千才懂得什麼叫平仄對仗，就這樣遂奠定了他爾後作詩填詞的基礎。

福大命大逃過流彈

一天夜裏，他們這一夥兒人馬，在月黑風高的原野上，銜枚疾走，正是八月中秋過後，天氣已有幾分寒意，黎明時分到了一個名叫來蘇的小鎮，原來他們是響應了官軍的招安來接受改編的。第二天又移駐揚子江邊以製碗著名的松澗，他們被改編成一個連，「老康」當了連長，張大千也順理成章的當了「司書」。

「老康」倒是一個頗有血性的漢子，改邪歸正以後，有板有眼，一絲不苟的幹着連長的差事；無奈他的手下良莠不齊，怙惡不悛，有些還是盜性難改，不時的爲他捅出許多紕漏，終於使真正的官軍忍無可忍，予以圍剿，全部的殲滅了。

張大千總算是福大命大，沒有在亂軍中被流彈打死，輾轉被押解到榮昌，他的四哥張楫聞訊趕到，才把他從九死一生中救了出來。從五月卅日遇到強盜被綁算起，到九月十日重獲自由，前後恰好是一百天。

帶著書僮赴日深造

驚魂甫定之後，張大千被家人安排送往日本去留學，當時有錢人家的子弟紛紛東渡扶桑，負笈異域求取新知，張大千學的是染織，按照張家的如意算盤，是打算等他學成歸國後，籌設一家規模宏大的紡織兼印染廠，由他來主持，也好與他幾個哥哥主持的輪船公司、百貨公司及錢莊等並駕齊驅，將四川張家的事業更進一步的向前推進。

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」對於張大千來說，父母兄弟對他是頗為優容的，大約是基於補償心理以及破格的期許，當他抵達東瀛時，不但在金錢上供應豐沛，而且還有書僮跟隨侍候，甚至還帶着翻譯上課，派頭之足，當時的一般留學生都望塵莫及。

在日本的初期，張大千遇到了一個名叫朴錫印的韓國人，不但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，日本話更是不在話下，標準的京都口音，比土生土長的日本人說得還要標準。他非常欣賞，頻頻加以讚美，不料這個韓國人卻語重心長的說：

「我們韓國人受日本統治，要侍候人家，當然先得把人家的話學好，唉！亡國奴的舌頭是軟的，骨頭也是軟的。你們中國人就不必奴顏卑膝跟着人家屁股後頭跑啊！」

這一番話使張大千好生心痛，從而也激發了他強烈的民族自尊心，從此不論到那裏，一生一世不再說一句外國話。當下他立刻雇了一個在天津長大的日本青年作翻譯，侍候他這個貴公子上學，兩個人要佔兩個位置，因此他繳的學費就比別人多了一倍。

情侶香消萬念俱灰

張大千一身充滿了藝術細胞，他的家人也都有着豐富的藝術修養，加上天資穎敏，作詩繪畫已經打下了相當的基礎；紡織與印染原本是藝術的一環，因而學起來得心應手，不到三年工夫，已經具備了相當的造詣；而張家的紡織兼印染廠，也在密鑼緊鼓的籌備之中。就在此時，他的表姐，也是當年青梅竹馬的玩伴，後來更成爲他未婚妻的謝舜華突然急病去世；噩耗傳到東瀛，不啻是晴天霹靂，於是張大千不顧一切的束裝返國，抱着滿懷的傷痛回到了上海。

萬念俱灰，心碎腸斷，這個比他大三個月的表姐，生得花容月貌，性情更是溫婉柔順，尤其重要的是常常扮演着小姐姐甚至小母親的角色，使張大千涵泳在愛情兼親情的暖流裏。他非常珍惜這一份含有多重意義的情感，不想竟然在一夕之間雲破月缺，花殘香消了。他痛不欲生的返抵國門，又因爲當時張勳正在上演「復辟」的鬧劇，京城裏固然是天翻地覆，全國各地也是一片混亂，特別是長江流域，日夜兵船來往，急如星火，民運航行早已到了癱瘓的階段；由於道路不通，張大千在上海急得捶胸跺腳，仍然是一籌莫展。於是在上海停留了個把月以後，在張大千二哥張善孖的軟硬兼施下，張大千再度渡海赴日，繼續他即將完成的學業。

原先曾經打算到上海學畫的張大千，卻被強制到日本學習紡織及印染，前後四年，已經成爲第一流的

染織技師。當他二十一歲學成回國後，心中反而惘然若失。在這幾年之中，先是張父過世，而後又是未婚妻離開人間，如今又面臨職業的抉擇，他不甘心一輩子與紡織機和染缸爲伍；他要經綸山川，不止是紡織而已，他要「染紙」給世人欣賞，不止是「染布」供大家穿着而已。

遁入空門爲僧百日

一個熱愛生活與生命的人，正面臨人生的三岔路口，徬徨無奈，開始感受到現實所給予的巨大壓力，遂激出他不顧一切，企圖突破困境的一種衝動，因此便產生了出家爲僧的念頭。

與其說是逃避生活，不如說是讓心靈有一段空白的餘暇，以便重新安排爾後的人生步調。張大千心性中雖然飽蘊着禪意，但自始至終他都沒有興起過脫離紅塵的決心，只是把遁入空門當作是一個過程，一個養精蓄銳、抖擻精神以備再出發的避風港。

民國九年初冬，張大千萬分虔誠的投身松江妙明橋畔的禪定寺，主持逸琳法師爲他取了一個法名叫「大千」，這個意義豐富而又叫起來響亮的法名，後來反而掩蓋了他本來的名字，成爲天下皆知的「符號」。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暮鼓晨鐘，心如止水，張大千在禪定寺中，暫時撇開了世俗的煩惱，情緒穩定，自得其樂，待至將屆正式剃度之期，心想：「既然決心皈依佛門，就該找一位大德高僧來傳戒。」經過幾番探聽，寺裏的僧人都說目下江南一帶，最富盛名的要數寧波觀宗寺的主持諦閑老法師了。

諦閑老法師已經七十八歲了，他是「天臺宗」四十三代的衣鉢傳人，天臺宗爲六朝高僧智顛所創，開山於浙江天臺山，以「法華經」宏揚佛法，又稱「法華宗」。諦閑法師曾在南海普陀山修練多年，後來主持浙東第一名刹國清寺，實際上成了中興「天臺宗」的有力人物，此刻正駐錫在寧波的觀宗寺中；觀宗寺是國清寺的「下院」，「下院」也就是分部的意思，實際作用，又好像是偏遠的國清寺在繁華的寧波市衙的「辦事處」一般。

張大千的一生，想到就作，從不猶豫，於是飄然離寺，沿門托鉢，沒有花家裏一文錢，由松江募化到寧波，詎料觀宗寺的知客僧卻拒而不納，對他這個野和尚居然不屑一顧。無可奈何之下，只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使出渾身解數，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函件，委婉的自陳慕道之誠，希望能夠謁見求戒。

據說諦閑法師正在「閉關」期中，「閉關」是佛門中十分隆重莊嚴的過程，一切可以不聞不問，但是諦閑法師讀了張大千的來信，大受感動之餘，認爲他頗有靈性，於是覆信約期相見，兩人談論佛法，諦閑法師驚異於張大千的靈思慧語，決定爲他剃度傳戒，但臨到最後一刻，他卻心生懷疑，不肯輕易就範。

自悟得道力拒燒戒

張大千理直氣壯的同諦閑法師辯論道：「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，原沒有燒戒這個規矩，燒戒的由來是起自梁武帝，梁武帝篤信佛教，大赦天下死囚，又怕這些囚犯故態復萌而再犯罪惡，遂想出在頭頂前方燒

烙戒疤的辦法，使人一望而知，對燒有戒疤的人有適當的防備，而其本身也知所戒惕，不再作奸犯科，原意就是以戒代囚。」張大千歸結說：「皈依佛門又不是牢裏的囚犯，何必燒戒疤，不燒戒疤並沒有違犯釋迦牟尼的教義啊！」

諦閑法師認為：「佛教傳入中土，已經有了許多改變，既是中國人，就該遵守中國佛門的規矩。信徒如野馬，燒戒如籠頭，上了籠頭的野馬，才能變成馴順的良駒。」

佛教的禪宗講究頓悟而得道，張大千自認已經悟道，不需要燒戒這一道形式了；然而諦閑法師雖然看重這位生有慧根的後生，但仍舊堅持「燒戒一事，勢在必行」。這天是農曆臘月初八，剃度大典就在次日舉行。

暫時遁跡空門，隨時還可以脫去袈裟，還我本來面目，倘若頭上燒下戒疤，便一生一世無法去掉，於是說走就走，逃出了觀宗寺，目的地是杭州西湖的靈隱寺；因為他的和尚癮還沒有過够，正確的說應該是。他爾後的人生步調還沒有安排妥當，奮鬥的意志和創造的精神，還沒有蓄養飽滿呢！

靈隱寺在杭州西湖北高降下，爲了想省點力氣，採取捷徑的走法，由旗下營搭渡船到對岸的岳王墓，爲了一枚銅板的「渡船錢」，船家與張大千拉拉扯扯，把他的惟一僧衣都扯破了。張大千想起當年大把握的銀錢，像流水般的在手頭溜過，如今一錢逼死英雄漢，心中真是窩囊透了，於是萬般委屈，一齊湧上心頭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嗔念閃過，憎恨隨之，把船家的木槳奪了過來；那時他正是二十一歲血

氣方剛的小伙子，年過半百的老船伕那裏是他的對手，只見他木槳一掄，對方便大喊救命趴在船上不能動彈了。

這真是一次野蠻的行動，事後張大千非常後悔，一個知書達禮的人何以如此的沒有耐性而出手傷人；同時也感到窮和尚的命運是悲慘的，閒雲野鶴，無牽無掛，不過是一種虛無縹緲的理想罷了；此刻他幾乎想要折回上海算了，但是他仍然心有未甘的來到了靈隱寺。

六根未淨塵緣未了

在靈隱寺中過了兩個月寂寞苦悶的日子，在他冷眼旁觀的印象下，以及接觸到的佛門文獻資料中，他驚異的發現佛教的世界，儼然就是一個獨特的社會，其中照樣有名利、有權勢、有傾軋、有貪嗔；也許是他根本就塵緣未了，也許是他從頭到尾都未曾六根清淨，出家爲僧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逃避，等到稍經挫折，重返紅塵之念便強烈的在他的心底升起。

經過朋友們巧妙的安排，張大千回到了上海，不願受戒的「野馬和尚」，終於在上海北站被他善於伏虎的二兄張善孖逮個正着，乖乖被套上了「家法」的籠頭。

從民國九年十月十五日到松江禪定寺出家開始，到翌年初春元月十八日重返上海爲止，前後剛巧又是一百天；雖然未能在宗教上「養生、慰死、樂生、樂羣」上大徹大悟，但是卻能以宗教的感情，在藝術的領

域裏開花結果。「大千和尚」雖因嗔憎一念而逃離佛門，但卻長留「大千居士」之法名於丹青之上，對人類精神生活的開拓、指引、撫慰與關顧，同樣有着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。

